

中庸分章附元中子碑
解附提要
大誼



三才圖會

卷之六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雜考



易

大

誼

惠棟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指海
及海山仙館叢書皆收有
此書指海本經注分明故
據以排印並附海山本江
藩跋於後

易大誼跋

惠半農易說。雜取京、鄭、荀、虞之義。徵君因之。撰周易述。易例。易漢學。易微言。易大誼諸書。意在端主漢人。然數家之說。同源異流。勢不能合而爲一。今欲彊合之。所謂治絲而棼矣。大誼未見刊本。此本題云。庚辰二月。從家心庵假得江鐵君本鈔錄。列中庸全文。而以易義解之。固不免支離傳會之失。然如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云。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云。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云。戒慎恐懼。誠之者也。云。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云。中和。卽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云。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旣濟定也。云。無聲無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又云。震爲聲。巽爲臭。乾元在震巽之先。故無聲無臭。並精簡可於章句外備一解云。饒熙祚識。

惠松崖徵君周易述三十八卷。內闕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其易大義三卷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一卷。闕。乾隆中葉以後。惠氏之學大行。未刻之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易漢學。好事者皆刊板流傳矣。惟易大義世無傳本。嘉慶二十三年春。客游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絜出此見示。爲良庭先師手寫本。云係徐述卿學士所贈。藩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蓋徵君先作此注。其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當時著於目而實無其書。嗣君漢光先生卽以此爲大義耳。是注雖徵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昔年欲補此三卷。於中庸之旨。略通其誼。至於禮運。則反復求之而不能明也。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氣盡。學業無成。弗克續先師之緒言。徒傷日月之易邁。悲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朔。門人江藩敬跋。

易大誼

元和 惠棟 定字

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爲此書。非明易不能通此書也。

天命之謂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人有三等。故曰教。卽自誠明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戒。慎。恐。懼。誠之者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猶言誠于中。形于外也。善惡皆然。故君子慎其獨也。隱。微。乾初爻也。初乾爲積善。慎獨之誼。不誠則不能獨。故終以至誠。○案誠之者也。下原本有隱微始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也。二十二字。蓋涉下而衍。今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隱微始也。于道爲極。故未發爲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行之和也。故謂之和。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中和卽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卽修道之人。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既濟定也。

仲尼曰。稱仲尼者。安昌侯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和。

故稱表德之字。見孝經疏。君子中庸。庸。用也。常也用中爲常道。故曰中庸。小人反中庸。並舉君子小人者。陰陽之誼也。乾爲積善。君子中庸也。坤爲積惡。小人反中庸也。在爻其初九六三。又乾五居二。坤二居五。亦爲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从主肅本。小人而無忌憚也。用中。以時。故曰時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無忌憚。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罕能久行。言離道者多。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鮮能知味也。故曰君子之過也。上云民鮮能久矣。皆離道之事。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下舉舜顏淵。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荀子曰。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近乎知。大舜猶然。況愚者。愚而好問。則知。知而好問。則聖。淮南主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察辨也。言出乎身。從近始。乾初爲善。坤初爲惡。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坤初爲隱惡。乾初爲揚善。○案。原本從近始下。衍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八字。今刪。執其兩端。鄭氏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于民。用其中于民。卽舜之中庸也。用其中于民。以天地萬物爲坎離也。堯舜比戶可封。成康刑措四十年。其皆既濟之世乎。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子知。不好問。驕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未濟六爻失位。故所遇皆罟獲陷阱也。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不察邇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豈能久。罟獲。離也。陷阱。坎也。離上坎下。爲未濟。

吾獲陷弊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中庸也。中庸言擇者，初乾初坤也。不能期月守，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能積善者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一即天下之大本。一善謂乾初，即復初也。復初爲中行。六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初即太極極中也。周易述備言之矣。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能久，故弗離道。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不自得，乃謂之中庸。

子路問彊。子曰：南方之彊與，北方之彊與？南方離也，北方坎也。離二居五，南方之彊也。坎五居二，北方之彊也。此未濟也。抑而彊與？君子以自彊不息，自彊即而彊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彊也。君子居之，不及，枉金革，死而不貳。北方之彊也。而彊者居之，過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彊哉矯，中立而不倚。彊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彊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此自彊合于中和，謂既濟也。不變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故不變塞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故至死不變。鄭氏云：塞猶實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云：素讀爲攻城攻其僕之僕，僕猶鄉也。隱字，承國無道來。隱者不成名，行怪求名，故吾弗爲之。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廢讀如道之將廢之廢，既已行道而又廢，是枉道也。聖人弗能已，君子依乎中庸，遵道不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素隱不行怪，唯聖者能之。此乾初九爻證也。君子之道，費而隱。結隱字，嫌以遯世爲聖，故申之。鄭氏云：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言坎離之道。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行之。及其至于參天地贊化育。雖聖人其猶病諸。殷高宗是也。若堯舜則優爲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感。天地有陽。陰陽。故人有感。堯之水。湯之旱。雖聖人其猶病諸。言既濟之難。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仰觀頌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章言求中之道。遠從近始。故不遠人。造端乎夫婦。故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遠道不遠。忠恕之道行之盡。卽一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正。卽既濟也。行之爲庸德。言之爲庸言。中庸之誼。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企而及。頤而就。以合于中庸。言願行。行願言。言願行。行願言。惟懷獨者能之。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氏云。素皆讀爲儘。所謂六位時成。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皆從近始。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易

氣從下生。君子慎所積。鄭氏云：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康成知道。尙書大傳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即易之六觀和合。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乾坤，坤鬼。鬼神之德，自微而顯，故盛。因鬼神而制禮樂。大舜文、武周公是也。禮樂天地之中，猶易之二五，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鄭氏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鄭氏精于禮疏于易，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神可言生，鬼不可言生，此說不通于易。若以乾坤言，鬼神亦可云生。坤廣生是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說文解字曰：誠，信也。夫微之顯，莫顯乎微也。不誠則不能獨慎，獨者誠也。誠則形故不可揜。夫微之顯，誠者是也。知微之顯，誠之者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鄭氏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此語爲聖人有德無位而成既濟者發。

子曰無髮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氏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誥曰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肩。从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爲肩聲。如依也。呂覽權勸篇云親鄰如夏。高誘曰鄰讀如衣。今沈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逕賤也。選本或作違。案說文解字選合也。與違異。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郊社宗廟謂天神地祇人鬼三才之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郊園丘之祭。社方澤之祭。因宗廟而及郊社。因郊社而及禘嘗禘嘗者大嘗禘也。宗廟者明堂也。明堂配天。故因宗廟而及郊社。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氏云示讀如寅。諸河干之真。眞置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序爵云云是既濟之事。

哀公問政。定禮樂。施政事。故次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易所

以重三才。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誼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鄭氏云：人也，體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愚謂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誼亦知之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云：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天下之大本，易曰：天下之勳，貞夫一者也。謂乾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修道之謂教，得乾之易者，生而知之者也，得坤之簡者，安而行之者也。九二升五，學而知之者也。六五降二，利而行之者也。復六三，類復困而知之者也。噬嗑初九，屢校滅趾，勉強而行之者也。

子曰：好問近乎知，問本多作學，誤也。當作問。說苑三卷引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所以致既濟之道。體體貌也。鄭氏云：猶接納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氏云。既讀爲餽。案說文解字。古饋字。本作氣。亦作饗。或从既。或从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元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己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自盡性以至贊化育。皆既濟之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易所以有三才。大極含三爲一。三才備大極之初。盡性初也。元也。至贊化育。則四德備矣。易者三才。故至誠與天地參。贊化育。則既濟也。虛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足以當之高宗中興。末用小人。故在九三之位。

其次致曲。鄭氏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曲卽隱微。致曲卽慎獨也。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讀如學記動衆之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致曲之至誠。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此言自誠明者也。前知。先心也。易曰。聖人以此先心。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鄭氏云。外內猶上下。易卦以上爲外。下爲內。合外內之道。故可以配天地。故時措之宜也。時措卽時中。時措之宜卽和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民勉能久。久在不息。不息

者積之效也。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一也。荀子儒教篇曰：井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以下言積與易理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漂，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鄭氏云：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氏云：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是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天德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義三千。王道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冰焉。聖人之道，卽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而實本天地之中也。民受之以生，子是有動作禮誼威義之則。故曰：禮義三百，威義三千。至德以冰至道，謂定命也。此下言定命之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九五爲下不倍。六二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有道泰也，無道否也。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初六。賤而好自尊。九二。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皆愚賤之類。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賤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六居五。是有位而無德也。九居二。是有德而無位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故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故五帝官天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夏殷猶易之上六。周乃九五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鄭氏云。三重。三王之禮。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乾六爻二四。上不正。坤六爻五三。初不正。故王天下以寡過爲先。六爻皆正成。既濟定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五。下謂二。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三王皆既濟之王。建諸天地而不忤。天地二五。質諸鬼神而無疑。乾坤坤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鄭氏云。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百世以後既濟之聖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言孔子之